

金秋苗山行



□达汉吉(苗族)

2017年,是一个特别吉庆的年份,首先是农历六月闰月,苗家人过了两次新禾节,其次是国庆节和中秋节两节相连,假期八天,让人喜出望外。妻子建议,趁放假带孩子到大苗山走走。因对秋天的大苗山不了解,于是,给大苗山的几位熟人打电话,询问有关情况。

第一个电话打给高中同学周继福。他是大苗山著名的孝子,守护病床上的母亲几十年,被传为佳话。他家住融水四荣乡小东江村,是苗、侗、瑶、汉多民族聚居村寨,民族风情浓郁,又处香粉河中游,风光旖旎,山水多情。了解我的意图后,老同学说,到小东江,要住上五天。第一天到香粉河上漂流,享受大自然的奇情妙趣,在急流中体验人生的艰险,在运动中享受生活的快乐;第二天上金兰山上烧烤,看苗山金色的梯田,品苗山香甜的烤鲤,赏斜阳辉映下的元宝山风光;第三天去田头看民族风情表演,参加苗族的芦笙踩堂,寻找苗家的神秘鸭变,欢度苗寨的节日喜悦;第四天进小东江屯打同年,杀头土猪,制作家宴,聚寨上老少,吹几支苗笛,唱古老苗歌,释放思乡之苦,表达心中眷恋之情;第五天坐在木楼里聊天,煮上一锅老山茶,桌子上放几本老书,堂屋里坐几位老人,大家一边喝着苗家油茶,一边谈论古往今来,

比较苗家新旧巨变,总结民族振兴经验。应该说,小东江之行,是体验苗家真实生活之行,是了解苗寨百年巨大变迁之行。

第二个电话打给上表莫祖伟。他住在安太乡洞安村上坎屯,那是一个侗族山村,土地肥沃,溪流纵横,森林茂密,资源丰富。他原先在南宁工作,担任某民校校长,很有影响力,彼此熟悉。接到电话,知道来意,上表十分高兴。他说,2012年那次火灾之后,在上级党委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,经过几年的努力,上

坎全面改造,如今已建设成为全县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示范村,家家有别墅,户户有花园,条条水渠皆硬化,片片田园都丰收,就连通往乡政府的山区公路,也早已修成水泥路。上表说,如果你确定来上坎住几天,我保证搞一桌原汁原味的全牛宴招待,准备一台多姿多彩的侗族“多耶”迎接。他说,侗乡行,一定让你眷恋这里的风情,热爱这里的亲人,感受这里的纯朴。

第三个电话打给兄弟兰剑明。剑明兄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

瑶家第二代大学生,早年毕业于广西民族大学,现在县城工作。他住在白云乡林王村,是元宝山北麓最高的瑶族山村,海拔1600多米,那里原来是全县著名的贫困村。自从元宝山列为国家级森林旅游风景区以后,自治县党委、政府加大了建设投入力度,把风情开发与文化保护有机结合起来,通过多年的建设,如今林王村不仅纳入了环山公路网,而且也列为元宝山风情风光旅游的主要景区,民族旅游开发带动了全村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的增收,家家户

户逐渐富裕起来。他说如果你确定进山,我一定让乡亲们制作瑶家最隆重的烤鲤宴招待你,让乡亲们表演最古朴的瑶家风情给你看,让你舍不得放筷,舍不得挪脚。

最后一个电话打给表妹孔祥萍。她家住在洞头乡甲朵村,是个汉族、苗族、侗族杂居的小山村,距离贵州省从江县地界不过几里路,属于融水苗族自治县的“县尾”所在地,交通不便,贫困落后。她听说我要去甲朵看她,赶紧说前些年搞生态移民时,她全家已经搬到县城定居了。她在县城开了一家苗家稻香狗肉店。我问她生意如何,她说已经在贵州、广西开了十余家连锁店,产品供不应求,市场前景广阔。她反复交待只要进融水,一定到她的店里坐坐,她要亲手做蚂蚁菜鲤鱼汤给我吃。

打完电话,沉思了片刻,我决定计划一个五日之游,先到融水县城住一宿,品赏表妹制作的苗族特色佳肴;再去小东江住一夜,上金兰山游山玩水,看田头民族风情表演;再沿着元宝山西麓环山公路,进驻白云乡林王村,和善良的瑶家人一道欢度中秋佳节;最后,到上坎参观社会主义新侗寨,与侗家亲人打同年、吃全牛宴,在月圆之夜与婵娟共赏侗家传统歌舞“月耶”。

窗外的风景

□刘海文

七年前妈妈病故后,爸爸一直没有再婚,现在他已六十多岁。

一个晚上,爸爸突然告诉我他打算再婚时,我惊讶地问他要和谁结婚?怎么从未向我提起?爸爸说半年前就见过她了,当时他请一些朋友一起出来吃饭,她就坐在他身旁。

我想起来了,当时确实有一个女人坐在爸爸身旁。她大概五十多岁,略施粉黛,妆容淡雅,着装得体,笑容明媚。当时我还感叹她如兰花般的气质和爸爸的学者气质很相配。

但是,我从未想过她会和爸爸结婚。因为在我心里,爸爸只属于我妈妈的。即使妈妈不在了,爸爸身边的位置也不能由别的女人代替。

这时爸爸问我:“女儿,你想起她了吧?”

“爸,我想起她了!”我有点不高兴地说,“她看起来很好,但我接受不了你要和她结婚!我接受不了别的女人代替我妈妈的位置!”

爸爸不再言语,我看见一丝忧虑掠过了他的脸庞,我和爸爸的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。

过了一段时间之后,爸爸又和我提

起再婚的事情。

“爸,你不要把她带回家!”我生气地说。

我和爸爸的谈话又陷入了僵局。我决定明天一大早就去找哥哥,求他说服爸爸不要和那个女人结婚!

好不容易等到天亮,我心急火燎地赶去哥哥家,哥哥打开门后很惊奇地问我怎么了?

“哥,爸爸就要结婚了!”我边说边哭了起来。

“嗨,原来是这事!”哥哥边笑边轻松地,“爸爸已经告诉我了。这是喜事,妹妹你哭什么呀?”随后他说得更高兴了:“我正打算帮爸爸办一个温馨的婚礼,让爸爸欢欢喜喜地迎娶她呢!”

“天哪!亏你还想得出来。”我质问他,“你还是不是妈妈的儿子?竟然让爸爸迎娶别的女人?”

“可是,妈妈已经离开我们八年了,”哥哥心平气和地说,“爸爸应该追求新的幸福。”

我理直气壮地说:“即使妈妈离开我们八年了,但她还一直在我心里,我就不可能让那个女人进入我们家代替了她的位置!”



刊头设计 柳集

“妹妹,你需要冷静一下。”哥哥和气地说,“你先在沙发上坐一会,我去给你倒一杯果汁。”

当他返回客厅的时候,他让我喝果汁平缓一下心情,然后对我说:“妹妹,我很理解你的心情,像你一样,我也很想念妈妈,但我更愿意把对妈妈的爱和思念深藏在心底,然后祝福爸爸找到了新的幸福。我见过那个女人,她是一个修养和性情都很好的女人,她和爸爸很相爱,我相信爸爸和她在一起会很幸福的。”

哥哥说得我无言以对,我想我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下。于是我默默地离开了他的家。

走在回家的路上,我一遍遍地回想起哥哥说的肺腑之言。

回到家后,我静静地站在窗台下等爸爸回来。望出窗外,我看见在林荫道上,爸爸和她手挽着手,我能感觉到他们之间的甜蜜爱意。当时微风轻拂,粉色的落花随风飘扬,轻轻地落在他们身上。此情此景,诗意盎然,我也无限动容……

突然间我感觉我不再恨她了,相反我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……

一个彝寨的站立

□杨学诗(彝族)

云南弥勒西山,是一条横亘在弥勒市城西面的巨大山脉,峰峦嶙峋,林海茫茫。可邑,是这里上百个彝族阿细人寨子中的一个,位于西山偏东。5年前,可邑这个阿细山寨经济收入方式单一,旧房遍布,街道狭窄。2013年这里建成了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区后,在众多的阿细山寨中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。

可邑寨门高大雄伟,建在两山之间,热情好客的阿细人在此举行古老隆重的迎宾仪式:身着阿细服装的男女主人,长号嚯嚯,唢呐声声,弹起三弦,拍起巴掌,唱起酒歌,热情地欢迎客人跨过那还在腾漫袅袅烟雾的火盆进入门里……

密枝仙境,在寨门入口左侧。这里曲径通幽,丛林密布,藤缠蔓绕,怪石嶙峋,拥有“猴子洞”“蟒蛇之路”“神药崖”“望哨坡”“豹子晒地”“神仙洞”“对歌台”“毕摩住所”“祭祀圣地”“密枝卫士”“人造天桥”“林中别墅”等20多个景点,并建有两公里长的蜿蜒栈道,沿着栈道你可以大口地呼吸天然氧气,慢慢欣赏原始森林的自然之美,品尝甘甜凉爽的“长寿水”,倾听导游姑娘娓娓讲述民间故事……

阿细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,其中的“阿细跳月”“阿细先基”先后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可邑的彝族博物馆,全面展示阿细先民生产生活器具、民俗祭祀用品,诠释阿细人的风俗文化、农耕文化、饮食文化、服饰文化、祭祀文化……让你大开眼界,感受阿细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古寨,即原来的寨子,170多栋房子被保留原貌修葺一新,青瓦黄墙,透露出古寨的质朴,显眼的墙体上,绘画着无以计数的阿细人日常生产、生活的情景,形象逼真,让你不禁叫绝。“篝火广场”,绿草如茵,可邑文艺队天天在此表演热烈奔放的阿细跳月,追祖遗风的阿细祭火,动作流畅的阿细霸王鞭,再现古代战争场面的阿细刀叉舞,传达远古信仰的阿细铁链舞……现实与神话交织,生活与理想融合,让你大开眼界,流连忘返……



▲高大雄伟的寨门建在两山之间,热情好客的阿细人在此举行古老的迎宾仪式。

小小说

惑

□符龙强(毛南族)

我从县委第三把手的位置上退下来已经整整十年。说真的,退下来的我无所适从,没人和我散步没人和我聊天,我整天孤零零一个人,仿佛是个多余的人。都这么长时间了,多少人看见我仍然视而不见,像是把我当作了空气。

想当年老子上台时,那是何等的风光。多少人见到我就点头哈腰,我走到哪,都是众星捧月一般。

回想起来,在职期间,谁有求于我,只要我答应的事,我都会把事办实。记得有一次有个乡镇年轻的小伙子私下找到我,要求调到县里,我一看报告,已过了一些关卡,但重要的关卡得等我这支笔,我这支笔可不是乱签的。我就说这事等我有空了再考虑。那小伙子也真上心,时不时就瞅准时机来打探。年纪不大,规矩却懂得不少。当那小伙子第三次来到我的办公室,我立马翻出他的请调报告,在报告首页右上方签下“同意调动,请有关部门给予办理手续”。不久,那小伙子顺利调到了县里。又过不久,在我的关照下,那小伙子就被提拔当了副局长,后来还当了局长。多少次的饭桌上,那小伙子都说我是他命中的贵人,是他的再生父母,他要一辈子跟着我不断进步。可我退下来后,他便渐渐地疏远我,现在看见我连个招呼都不打,真是人走

茶凉啊。

在位时自以为很优秀的我,没想到退下来,竟然成了一个被晾在一边的人。我没什么特长,也没什么爱好,打打球乒乓球,我不会;跳跳跳广场舞,我没天赋没胆量;下象棋打扑克,打不好也没人愿和我打。看见那些退休的普通干部职工一个个玩得开开心心,我羡慕得不得了。你看那个罗保安,天天和同伴去公园吹笛子,吹得眉开眼笑满面红光。负责打扫卫生的何姐,整天在那个艺术团唱歌跳跳说说笑笑,越活越年轻。再看我的退休生活,枯燥单调乏味无聊透顶,过得一塌糊涂,过得心烦意乱,过得度日如年。

其实想想我不能融入普通人的退休生活,就是放不下那点官架子,死要面子活受罪啊。风水轮流转,人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,这话讲到了我的骨子里了。